

## ◎非常记忆

### 寻艾草

节气刚刚进入小满,市面上的粽子已经新鲜出炉。翠绿翠绿的粽叶,包裹着嫩白肥硕的身体,活泼泼地勾引着我的眼睛。

小时候,每到端午节前一天,一大早,我和哥哥就跟着爸爸到附近的公园里去寻艾草。这一天,公园破例对拔艾草的人免费开放,偌大的公园里像是举办一场清晨的聚会,黑压压都是人。公园开阔的偏园里,成片成片野生的艾草。簷子里装着大把大把散发着浓郁药草香的艾草,走在回家的路上,邻居小伙伴互相攀比,谁家今年的艾草新鲜、娇嫩。回到家,爸爸就开始洒扫庭院,妈妈悉心地将一捆粗细均匀的艾草墩齐,用剪刀挨边裁剪整齐,绑上红色的布条,做成一把艾草笤帚,让我拿着它在爸爸清扫干净的院子里,象征性地再次隔空清扫。然后,我家的门楣上插上了新鲜干净的艾叶,堂屋的正中间也悬挂了艾草。我蹲在妈妈身边,急切地盼望着,她用剩下的艾草枝条为我制作一个艾草花环,带着它去和邻居的孩子们玩耍。

当锅里的棕香味丝丝缕缕地飘满屋院的时候,我和哥哥就耐心地等在昏黄的灯下,眼巴巴地望着妈妈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精致的香囊。妈妈在这一条街上是出了名的巧媳妇,纳鞋底儿、做衣裳,不仅合体,还总能用碎布条和剩彩线点缀几个图案出来。每年我和哥哥的香囊,自然也是孩子群中最受艳美的。只见妈妈从她的百宝布袋里,找出一块鹅黄色的衬里布,横竖叠起,左右捏边,用线细密的缝制出一个倒梯形,然后将准备好的朱砂、雄黄、香药各取一点放入,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。将剩出的丝线一拉,打出一圈五彩的褶皱,再将事先搓成的五彩线系挽在香囊两头,妈妈满脸笑容的把做好的香囊挂在我的脖子上。一时间,我的心里也随着香囊清香四溢。

“清明插柳,端午插艾”。

孩提时候并不很懂这些古怪的节日名称,但是这些从老祖宗那里逐一传承下来的中华民俗和节日传统,却丰富着那时候单调闭塞的乡野生活。

至今,端午节有了小假期,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华文化的积极促进与传承。端午前一天,身在另一城市的我忙碌碌赶回家。家里至今弥漫着一种浓郁的端午情怀!

我依旧领命前往家附近的公园里拔艾草,而我已经知道,往日的艾草已无处可寻。抱着一线希望,我起了大早。公园里的人并不多,零散地在树荫下活动着。公园西头有一片茂盛的树林,树下自然有比较茂密的杂草,此时已经有三两人影在树草间起伏,我匆匆

匆忙入草丛中去寻找,却看不见一棵艾草。唉,看来自己又来晚了。不死心,埋下头,专走拐角偏处,一步一步继续寻找。

在一陇苍翠的杂草边,我终于幸运地寻到了一株,她悄悄躲在一堆石头间的几株草叶下。我小心地移开石头,却再三犹豫,不忍下手。艾草明显细弱幼小,高不足半尺,带着鲜嫩惹人怜的颜色,是当年生成独苗。掩好,又向前寻出十几步。听见后面有人小声说笑,原来,身后又上来俩人,是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。此时正蹲在那株小艾草前,孩子的手已经将艾草连根拔起,母女俩一边低低说笑,一边还偷偷地向我这边窥望,像是在笑我的愚笨。我心里生出一丝恨意,调转头,不去看她们。

心里自忖,毕竟是要过节,不管艾草是瘦或小,真还得采几株回去。于是就更细心地寻找。等到腿脚已经酸麻到不能正常屈伸的时候,手里已经攥了十几株颜色泛灰,似乎带着这个城市标记的艾草。比起大多数空着手回家的,总还是幸运了不少。心情复杂地一屁股坐在身后的地垄上,展展酸麻的腿脚,眼前的园子突然呈现出一种熟悉的陌生。

儿时,我曾天天流连于这个充满着无限神秘的公园。我家住在公园南门口附近,与我就读的小学以及神往的公园依次排列在一条短小的路径上。这一片小小的天地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记忆。那时,公园并没有开放,四周高大的围墙更使公园增添了许多的神秘感。我常常将本已瘦小的半个身子挤进黑漆漆的铁栅栏里,试图逃过售票员的眼睛,但成功的次数绝少,大多数时候会被戴着红袖圈的管理人员一声断喝吓得落荒而逃,情急之下,曾有几次被生硬的铁栏杆卡住已经探进去的脑袋,不得而出,急得哇哇大哭。

长大后,却似乎忘却了这个仍执着地守候在我身边的儿时乐园。进进出出中,突然发现这个闭塞的身体突然坦露开来,一夜之间,四周的高大围墙被错落有致、一字排开的石墩石椅子所取代,人们无论从哪个方位都可以一脚踏进公园。马路上行走的人们侧脸以望,公园里的景致一览无遗尽收眼底。心里曾暗暗赞叹,也曾暗暗回想,想起当年自己的脑袋和铁栏杆的碰撞,不禁哑然失笑。只是很奇怪,自己竟从此脚步匆匆,缺少了再踏进公园的机会或是欲望。只有每年端午的时候,会随着大人进园子里来寻找艾草,再大一些,就独自承担了端午寻艾的任务。

也是每到端午,人们仍旧纷纷从四处赶着黑奔进来,园子里挤满了拔艾草的人,一时间,人群一拨一拨的像拉网似的,自然艾草难逃厄运。这种传说能驱邪避祸怪味难闻的草在两三个时辰间,被视若珍宝,悉数拔走,急匆匆地进了千家万户,摆在窗前、门

头。正是五月艾草成长不能结籽时节。只拔不种,只取不予,艾草竟没有繁衍续后的机会。年年如此,艾草几近绝迹断种。

艾草断种,是这个城里的一怪诞。

与缺绿相反,这个孤荒荒的枯黄小城下面竟然盛产煤,因为如此,半个世纪前,有了这座小城。站在山上,看见烟雾压着城市,弥漫在街头巷陌,人浸在里面,跳不上去,钻不下去,逃不脱,甩不掉。春天,沙尘暴随时等候在城外。只有出了夏季,天空上隐隐的山才渐渐现出来。只是,山只是石头山,一块一块堆积云高,却终年寸草不生。

太阳升高了,我坐在公园里的地垄上,望着新被我拔出的一个个孔洞,突然感觉到这个年老的公园倒似一个衰老的女人一般,有了一种粗糙的感觉。身边的一棵棵树疲惫地挺立着,风沙一年年从他们的腰间头顶呼啸掠过,沉重地为他们记录着一种记忆。在这个荒漠戈壁腹地上的小城,对于城中城周少见草绿的人们,城市中心的这些草树自然承担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义务。

我想起如今我所生活的另一座城市。仅隔几百里以外,却是另外一种风景。蓝蓝的天空上,朵朵悠然。清凉的风轻轻地刷洗着城市。曾听当地的人自豪地细数这个城市如何挖坑换土植树造林,如何凿渠连沟铺草引水。唏嘘之余,看到的是一种生龙活虎的生存与优质生命并存的愿景。

捧起手里的几株艾草凑到鼻前,一种悠久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文/李美霞

### ◎城市笔记



### 缠粽子做蚕虎

端午节到了。“端”是“初”的意思,按地支推算,农历五月为“午月”,故称“端午”。除了春节和中秋节,我国影响最大的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了,纪念屈原的传说与食粽的习俗早已深入人心。

六面三角形纸胎,外面用五彩丝线缠绕,又可制成精致的手工艺品粽子。小的,可在衣襟上吊挂;稍大的,可做室内装饰。童年的时候,每逢端午节前后,女同学们会在家早早地缠好几粒“粽子”,吊在衣襟上,甚是好看。

我家上学的孩子,除劳作课制作粽子,还增加了一项民俗活动:把蚕茧做成小老虎,与手工五彩粽混掺着吊在衣襟上。我家因有桑树,每个孩子从上小学开

始,便学会了养蚕。养蚕不仅能看到生命的轮回,还要关注节气。蚕卵产于端午节前后,像黑芝麻似的,密密排在一张纸上。我们小心地保存自己的蚕卵,过了来年春节,我们便开始关注天气变化,等待“惊蛰”的到来。

从母亲那里听到古老的传说,惊蛰这天,能听到当年第一声雷响,然后,所有冬眠的虫子会被雷声震醒,或破壳,或出土。

“妈,打雷的时候,别忘了告诉我们!”

一个个孩子,都怕自己听不到第一雷声,都盼着蚕卵闻雷声而动。可桑叶还没长芽,蚕宝宝没吃的怎么办?

几双眼睛,望着母亲。

“不怕,有办法。你们现在就在蚕卵上撒点儿茶叶,别太多。蚕宝宝出壳后,吃点茶叶,也能活到桑叶出芽。”

照着母亲的办法,每个孩子从茶叶筒里抓一把茶叶,铺撒在各自的蚕卵纸上。每日放学,依旧先问妈:“今天打雷了吗?”然后查看各自的蚕卵纸有没有动静。

日复一日,终于看见茶叶下面有幼蚕在蠕动,这时桑树也有芽心。

从惊蛰,经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,直至芒种,蚕宝宝从幼虫到成虫,到“作茧自缚”。后院的桑树从长芽到长叶,到结桑葚,桑葚从绿到红再到紫。两种生命周期,都是我们密切关注的。

到吃桑葚的时候,蚕茧也已做成,端午节临近了。

我们会选择黄色的蚕茧儿,在椭圆形的顶部,用毛笔写一个“王”字,以示其为林中之王“虎”。又在“王”的上端,用剪刀尖,左右各轻轻一剪,使其立起来,佯做虎耳。再从蚕茧儿的“腰部”,穿过一缕五彩丝线,一只小老虎便与五彩粽子一起,被吊在主人的衣襟上了。

我们虽生活在城市里,但随着二十四节气的运转,从春雷始鸣,经历雨水渐多,天气回暖,田野启耕……天、地、人、大自然通过一个个节气小活动,在我们的生活中浑然一体。

童年时期学的手工艺品粽子,记住了一辈子,几乎年年都要缠上三五个,或送亲友,或自己取乐。只不过,年纪大了,颜色的选择,也显得内敛沉静了许多。

文/李钟秀

### ◎人生絮语

### 遇见时光里的清欢

姐姐从乡下回来,带回许多的山野菜,有苦菜、苜蓿、蒲公英……婆婆说,那时候山野菜就是农村人的救命菜,这老家门口黄土地上生长的食物最合我们的胃口。

婆婆有着极好的做食手艺,为了让春天的气息充分的呈现在

餐桌上,婆婆亲自掌勺,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。油泼凉拌苦菜,土豆炒豆角,蒲公英肉馅饺子,剩余的食材她也不舍得浪费掉,用来蘸酱、煲鲜汤。

山野菜入菜,不仅风味独特,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吃一顿地道的山野菜,勾起的不仅仅是食欲,更是对家乡记忆的怀念。公婆离开家乡十几年了,期间虽偶有短归但却又难免匆匆,家乡是他们的所有思念。姐姐带来的这些山野美味,总能唤醒缱绻在公婆记忆深处的那份乡愁。

每次姐姐的到来,总是我们全家人最兴奋的时刻。一家人围桌而坐,一边吃着家乡的山野美味,一边听姐姐细叙今年的年成,家乡的变化和乡邻间的家长里短。夹一筷子脆嫩的苦菜入口,山野菜的清爽再配上微微的椒香,那鲜,那爽,如同咀嚼着春天的新鲜;再听一段有趣的家乡事,春天的阳光便会在整个精神世界里灿烂起来。这清香鲜嫩的山野菜,干净质朴,如同淳朴善良的姐姐。她们珍爱土地,善待土地,土地也厚实地馈赠着她们。也许感动就是这么简单,每逢此时,我的心里便升腾起一种悠然时光才会有的欢愉。

这一把来自老家门前黄土地上的山野菜,它让我们从中找到了幸福和快乐的真谛。这是我们一家人心中永远的乡恋,这也是人间最美最有味的清欢!

人过一生,最难能可贵是守得一份清欢。与贤人雅士拥揽生活的欢愉时光,更是清欢有味。

尘世的喧嚣浮躁每天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疲惫的神经,许一个文友间的清欢之约,觅一处净土,或促膝畅谈人生,或举杯交盏尽欢,或邂逅沙龙安暖时光,抑或纵情山水,心游尘世外。无所谓雅致,无所谓远近,只求难得的一份悠然。这份恬淡,这份惬意,连时光的流动,似乎都是快乐的。

我们是一群在清河创客里早已熟识的朋友,我们有着火样的热忱,向往着我们心中的梦想;我们坚守着自己内心的追求,坚守着文人的情怀,坚守着不为人知的本心。时光消磨了我们的流年,却让我们收获了生命的优雅。

缘分让我们遇见,多少个日子我们一起走过:在红色老牛坡里我们一起追忆激情燃烧的烽火岁月,在仿若桃花源的贾浪沟里放歌走笔;在清郡第一泉,或泡一杯茶,或烫一壶酒,在三杯两盏清茶淡酒里谈过;在老牛湾攀长城,越黄河,低吟浅唱大好山河唯我最美。日子,就这样在这些清欢淡暖中缓缓流淌……原本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放松,却在不经意间收获了许多。这何尝不是一场岁月生花,一种经历的丰盈,一种人生的清欢。

清欢不难,你若留它在心里的时候,它便活在你的日子里了。

文/张瑞秀